

联合国

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 62 次全体会议

1980年11月14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 45 分举行

纽约

目 录

页次

议程项目 28: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续):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c) 秘书长的报告..... 468

主席：吕迪格尔·冯·韦希马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卡塔波季斯先生(希腊)代行主席职务。

议程项目 28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1. 卡内先生(毛里塔尼亚)：今年，大会再次审议这个项目，这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30多年来，这个项目使我们的良心深感不安，破坏了我们所进行的努力，并损害了联合国的声誉，而且实际上也是国际社会主要关心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暂时存在的局势造成的。遗憾的是，这是一种制度，它基于一套人为的价值法则，把一类人，主要是黑人，当作牲畜和可剥削的苦力来使用，换言之，就是把这些人当作牛马来使唤。

2. 即使在今天，种族隔离——我们必须叫出这一祸害的名称——仍在危害无辜的人，并且把生活在自己祖先土地上的黑人变成生产货物和劳务的机器，以谋求白人少数和全世界某些跨国公司的利益。

3. 联合国面临这种悲剧已经很久了，而且始终不能采取行动，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正在使联合国丧失能力。激励联合国创始国在宪章中果敢地宣布所有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的道德标准受到了一些人的践踏，正是这些人在加入联合国时曾自由而郑重地承诺尊重宪章的基本原则。

4. 即使在今天，南非的法西斯主义仍能从帝国主义和特拉维夫犹太复国主义的相互勾结中获得好处，它继续无视联合国，并且继续以残酷的手段压制千百万人的呼声，而这些人唯一过错就是反对种族

隔离、压迫和剥削，并且反对那些来自更加寒冷地带的金发居民对他们祖先土地的占领。

5. 多年来，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一直谋求改变策略，以适应国际事态的发展，然而，该政权本身却未能进行任何改革。该政权政策的性质就表明了这一点。它的政策始终是建立在分别发展亦即种族隔离和剥削南非黑人的基础之上。

6. 同样，在南非，和在所有类似的政权下一样，宗教被要求支持一种邪恶的哲学，这种哲学正在全世界失去威力，因为它受到了道德、正义和法律的谴责。客观地讲，只有那些曾一度利用宗教占领我们的领土、破坏我们社会的平衡、歪曲我们的道德原则和破坏我们的文化价值的政权才会以路人皆知的所谓声援为名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支持。

7. 殖民者最初就是通过宗教信仰对非洲进行殖民渗透的。当我们的被十字架征服时，殖民者便慢慢夺走了我们的土地，而将他们的十字架留给了我们。但是，十分幸运的是，非洲统一组织过去一直拒绝而且现在仍在拒绝在它进行的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神圣斗争中放下武器。实际上，1979年，大会采取了可喜的一步，通过了第34/93C号决议；它在决议中决定与非洲统一组织进行合作，组织召开关于制裁南非的国际会议。

8. 由于某些死心踏地支持南非的国家多次拒不顺应国际社会的意愿和大家在联合国经常表示的希望，安理会遇到了种种困难。上述决议的目标无疑是要克服这些困难。

9. 大会作出的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决定是让比勒陀利亚法西斯政权在大会占有的席位空着，直到南非人民的真正代表能够占有它为止，我们希望后者能很快成为现实。

10. 毛里塔尼亚政府和人民赞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5/22和Add.1-3〕所载的所有建议。大家会记得，该委员会曾接受大会交给它的任务，于1979年继续采取行动。

11. 正如我刚才所讲的，种族隔离已经伤害了许多人，并且仍在伤害他们。1978年，黑人觉醒运动

领袖、我们的同志史蒂夫·比科在南非受到关押时被残酷暗杀。南非的殖民主义者以为，如果一个人被除掉，那么他们捍卫的事业也会随之被消除。但是，甚至在史蒂夫·比科死后，他仍然是鼓舞南非正在崛起的一代的源泉，并且仍对大会的工作具有影响。至于我们的同志纳尔逊·曼德拉，现在他仍然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地牢里。

12. 必要而且至关重要，大会应呼吁南非政府尊重最基本的人权，呼吁它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因为他进行的斗争是符合宪章精神的。南非种族主义者为镇压南非人民的解放斗争而在沙佩维尔进行的大屠杀未能阻止索韦托发生的起义，尽管这些起义也遭到了血腥镇压。

13. 今天同过去一样，比勒陀利亚政权似乎未能吸取历史教训。它似乎还不理解，南非人民也是人，黑人也属于人类。首先它不懂得，渴望获得独立、自由和尊严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愿望，也是全人类的愿望。从全世界其他种族主义政权的事例以及津巴布韦所提出的主张中可以吸取许多教训。这些事例对支持南非种族隔离的人本应是一种警告。遗憾的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哲学不可能客观地抛弃构成该政权存在理由的东西，因为这种哲学的目的显然是要使剥削和控制永久化。

14. 因此，在南非，和在津巴布韦一样，种族主义者也迟早会被迫面对现实，并给予南非人民最神圣的权利，即享有生存、独立和尊严的权利。尽管南非种族主义者与帝国主义结成的联盟和与特拉维夫种族主义者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拖延南非人民所进行的、得到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支持的斗争的进程，但是，他们不可能阻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它最终会使比勒陀利亚政权被碾得粉碎并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15. 在这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正在准备通过举行关于制裁种族隔离的国际会议，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有效措施的时候，世界某些地区再次提出了与之相反的主张，认为应恢复与南非种族主义者进行的对话。对于这一点，我想代表毛里塔尼亚政府指出，如果仍然在压迫下生活的南非人民没有机会享受任何为

争取解放而斗争的人民所要求的最基本的自由，与比勒陀利亚的对话就不可能进行。因此，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放弃它的种族隔离政策并允许南非人民绝对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和最适合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是恢复对话的必要条件。种族隔离政权还必须停止对该地区各国发动的袭击及对这些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安全进行的威胁。只有在具备这些条件时，南非人民和比勒陀利亚政府之间才能进行对话，当然，这种对话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任何其他办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南非政权再以投机取巧的方法用一位又一位名人所进行的斡旋欺骗国际舆论已不可能了。无论如何，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的鸵鸟政策将证明是无益的，无论是与特拉维夫种族主义者进行的合作，还是帝国主义给予的无条件支持——遗憾的是，这种支持最近日益增强——都不能使该政权逃脱崩溃的命运。

16. 最后，我要祝贺尼日利亚的克拉克先生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国在过去几年中进行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作。

17. 安德森先生(澳大利亚)：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比较重要的决议中，有一项是南非问题宣言，它是第34/93号决议的一部分。在澳大利亚对这项决议给予支持时，我们曾表明，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决心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对种族隔离严重侵犯南非人民的人权表示深切关注。^①

18. 正如澳大利亚外长在今年一般性辩论〔第10次会议〕的发言中所指出的，自通过这项决议以来的这个时期中，南非领导人曾有条件地作出考虑进行改革的承诺。皮科克先生接着说，如果不尽早采取重大措施，铲除压迫性的种族隔离制度，要消除南非社会目前严重的分裂状况将会更加困难。

19. 因此，我们极为遗憾地发现，大会不得不再次审议南非政府的种族政策。我们本来希望该政府能明白整个国际社会感情所包含的力量、逻辑和人道主义原则。

^①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全体会议》，第100次会议，第338页。

20. 和这次辩论中其他的发言者一样,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重申,澳大利亚将继续强烈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及其一切令人厌恶的表现。种族隔离是一种残忍的、毫无人性的政策,这种政策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一种违反人类的良知和尊严的罪行。以前我们曾在大会讲过,种族隔离扭曲了南非社会的各个方面,并给绝大多数南非人民带来了苦难并使他们丧失了一切。

21. 澳大利亚没有回避自己负有的采取实际措施鼓励并加速消除种族隔离的责任。澳大利亚外长在那个导致通过目前称为英联邦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宣言^②的文件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项宣言是于1979年8月在卢萨卡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的。

22. 澳大利亚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个活跃的成员国,我们支持该理事会为结束纳米比亚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进行的努力。正如我国外长在3月21日——即消除种族歧视国际目的发言中所说的,澳大利亚将“继续努力确保消除残酷而毫无道理的种族隔离政策”。^③

23. 我们将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道,继续密切观察南非政府的言行,希望它能真正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种族政策。因此,我们欢迎南非一位部长最近在海外进行访问时所讲的话,即“只有在种族歧视从我们的法规汇编和南非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之后,我们才会安宁,这是我国政府同意的观点。”

24.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南非政府的所做所为完全背离了这项承诺,例如,本月初《政府公报》公布的三项法案只作了一些不值一提的有关改善某些城市黑人状况的规定,同时却加重了对多数人的歧视,并且规定要对触犯种族隔离法的人实行更严厉的惩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的新的身份证,是对有关的部长表白自己正致力于废除令人憎恶的“国内通行证制度”的说的嘲弄。

25. 我们看到,今年南非在其他领域也进行了类似的活动。它宣布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宪法体制的计

划,其目的在于给予有色人和印度人一部分政治权力。这种计划无视黑人多数,因而遭到绝大多数有色人和印度人领袖的正当拒绝,他们认为上述计划是带粉饰性的。

26. 正如博茨瓦纳外长在一般性辩论中所说的:

“南非白人渴望维护他们的民族特性及文化,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人们乐于接受的,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可以根据个人的出身规定他的权利和地位以及根据他的肤色或种族评价他的价值并决定他不该在哪里工作和生活”〔第17次会议,第42段〕。

27. 澳大利亚赞同这些民主的和公正的意见。实际上,澳大利亚所致力的是建立在公平和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基础上的真正民主的事业。不难看出,尽管南非自翊是捍卫民主和宗教价值的民主自由国家,但是它所推行的政策,尤其是它对待政治上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以及绝大多数平民(包括黑人和白人)的态度使人无法相信这一点。

28. 南非政府必须认识到,它的种族关系政策非从根本上改变不可。更重要的是,要和平地实现这种改变,就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过去一年里,我们亲眼看到,南非人民越来越坚决地抵制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学生对很差而且带歧视性的教育制度普遍提出了抗议。工业部门越来越动荡不定,黑人工人正在谋求获得公平的工资和工作条件。黑人住区的居民对根据集团住区法强迫他们迁移的做法进行了强烈的抵制。

29. 因此,南非政府在竭力维护其可憎的种族政策的同时,采取了越来越残酷的镇压措施。如果继续镇压持不同政见者,那只会使暴力乃至灭顶之灾更有可能发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认为,南非政府应对此作出选择,但是不能期望联合国永远等待下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南非政府的时间越来越少,需要紧急采取积极的行动。

30. 最后,我想就目前正在拟订的决议讲一两句。很明显,南非政府仍然没有为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做出真正的努力,为此它应当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谴责。实际上,南非政府已表明,它并没有被有关决

^②A/34/439-S/13515, 附件。

^③见A/AC.115/L.522。

议所打动，这些决议往往未能有效表明国际社会的统一意志，这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因造成的。我国代表团呼吁那些拟订决议草案的人认识到在进行国际辩论的这一关键阶段取得一致意见的重要性，并在拟订决议草案时使案文本身体现出全体一致的精神。

31. 阿卜杜拉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60年，在沙佩维尔发生了现已臭名远扬的大屠杀，当时，南非警察向一些举行和平示威反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压迫的非洲人开枪射击，从而使南非残暴的种族主义统治制度更加暴露无遗。对此，国际社会当然感到震惊，因而一致谴责这种野蛮行为。这导致安理会通过了第134(1960)号决议，要求结束和制止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镇压行径。

32. 在20年后的1980年6月30日，在非洲人举行了类似的示威以及南非警察采取了同样野蛮的报复行动之后，安理会通过了第473(1980)号决议，再次谴责该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大规模镇压的行径，并要求立即取消种族隔离制度。这个事实表明，南非对联合国作出的决定采取了完全蔑视的态度。

33. 在发生沙佩维尔大屠杀以后的数年间，南非无视联合国通过的所有决议和作出的各项规定，制订了进一步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措施。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强化了它的班图斯坦制度，制定了镇压性法规，企图阻止黑人反对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并禁止对这一反对该政策的行动进行宣传。它甚至沉迷于白人种族主义的至高无上地位，悍然对邻国进行了侵略。南非政权的这些行径和这种态度助长并加剧了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紧张状态，而且对该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今年，该政权再次对无辜的小学生采取了残暴的行动，使人联想到索韦托事件：这表明该政权为加强它对绝大多数人民实行的种族主义统治和剥削并使之永久化，准备采取多么卑劣的行径。

34. 当我们大会会员国再次举行会议，就南非局势问题又一次进行辩论时，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南非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后，还能坚持其令人厌恶的政策？答案在国际社会每个成员那里，在我们当中那些无视大量联合国决议，继续在政治、经

济、军事和核领域与南非密切合作的人那里，在我们当中那些承认种族隔离可恶，但却坚持反对谋求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以迫使南非遵守我们集体作出的决定的人那里，也在我们当中那些宣称支持宪章的理想，但实际上却把自己利益置于原则之上的人那里。光通过决议是不够的。要使通过的决议行之有效，我们大家还必须随即采取具体而又协调一致的行动。

35. 最近，比勒陀利亚政权为转移人们对其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注意力，试图对它的种族政策作一些装饰门面的变革，以对付国际针对它推行的政策所施加的压力。任何人都不应受这些变革的欺骗，因为这些变革不会改变被宣布为一种违犯人类的良知和尊严的罪行的种族隔离所固有的种族主义的基本哲学。

36. 种族隔离是一种不可能改革的罪恶制度，因而应该而且能够将它铲除。由于这个原因，我国代表团支持下述观点，即如果要消除种族隔离，国际社会所能采取的唯一和平手段就是全面彻底地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因此，在这方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重申它的要求：安理会应立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适当措施，以便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真正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包括石油禁运。这种措施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是制定对向南非装运石油进行监督的办法。

37. 种族隔离不仅是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而且对非洲和整个世界始终是一种危险。南非日益军事化和核化就证实了这一点，并且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注。南非已经获得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这一点再也不是什么秘密了。现在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论点。因此，我们还全力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即应当加紧注意强化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进行监督的办法〔A/35/22, 第325段〕，而且各国政府、公司、机构或个人应当完全停止在军事和核领域与该政权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同上，第338段〕。

38. 过去几年中，南非一直在调整它在体育领域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希望这一政策能被国际体育界重新接受。实际上，对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A/35/36〕进行的审查已经表

明, 一些体育组织正企图吸收南非运动员加入国际体育组织, 而以前是禁止南非运动员参加这些组织的。我国代表团坚决反对任何这类行动。我们认为, 有效孤立南非的措施应当包括一切与南非有联系的领域。在体育领域重新与南非建立联系只会有助于拖延消除这方面的种族隔离。在这一点上, 我国代表团对特别委员会成员国全心全意执行委托给它们的任务表示赞赏。

39. 改革之风已经吹到南部非洲, 这对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不是好兆头。南非当局拒绝承认这一事实, 这就使它们自己处于注定会自取灭亡的境地。津巴布韦在进行了长期激烈的英勇斗争之后获得了独立, 这被视为南非占多数的被压迫人民的希望之光。还应当向比勒陀利亚政权表明, 以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方式进行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津巴布韦人民进行的胜利斗争说明, 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压制不住的, 被奴役的人民固有的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也是压制不了的。这里援引纳尔逊·曼德拉说过的几句话:

“尽管南非的非洲人遭受残酷的迫害和难言的痛苦, 但是, 他们的勇气日益增强, 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解放他们自己国家并赢得自由及持久和平与幸福的历史使命。”

40. 只有施加国际压力才能加速南非2100万如此急切期待获得自由的非洲人必然会实现的解放。

41. 在这方面, 我国代表团要重申, 当南非被压迫人民在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这一决定性的阶段齐心协力采取行动的时候, 我们全心全意和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及其民族解放运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我们加入了广泛要求释放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在内的所有政治犯和所有其他黑人领袖的人们的行列。这些黑人领袖是斗争的先驱, 他们必须在有关南非前途的一切讨论中占有适当的位置。

42. A. 阿里先生(巴基斯坦): 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建立在种族歧视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长期以来, 这一制度一直是国际关注和谴责的重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将这一制度强加给当地千百万人民, 从而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种族隔离政策的残酷性表现在蓄意对南非人民实行种族歧视、剥削和迫害上。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公然无视一切正义和人类平等的准则, 一直在奉行这种政策。

43. 联合国自创建以来一直在努力谋求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大会一再谴责这些政策是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年复一年, 国际社会在大会和其他国际讲坛一直对这一残酷的制度表示深恶痛绝。这种态度表明, 国际社会共同认识到, 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这一十分令人憎恶的侵犯人的尊严和平等的行径作斗争是极端必要的。

44. 尽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勉强强地开始认识到, 全球争取人权的运动已经获得了不可阻挡的势头, 但是它还没有表现出要响应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的意愿。相反, 它坚持对当地居民进行无情的镇压并采取了残暴行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否定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基本权利, 不断对他们进行迫害, 不问青红皂白地逮捕人, 不间断地进行政治审讯, 并且随意把人投入监狱, 这的确令人痛心。沙佩维尔和索韦托惨案以及其他无数为自由事业牺牲了生命的人遭受的苦难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记忆, 这些记忆始终折磨着世界善良人民的心。

45. 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仍然根深蒂固, 这对国际社会的意愿是一种严重的挑战。本项目列入大会议程已有几十年了, 现在它仍在议程上, 这一事实有力地召唤国际社会迎接这一挑战并加强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些问题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心, 但是迄今却毫无结果。

46. 我们认为, 联合国对支持和巩固反对种族主义暴政的自由力量负有特殊责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为采取旨在确保法治和人的尊严的有效措施提供了全面的基础。联合国会员国承诺并且按照宪章保证, 它们将促进实现这些目标。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通过的各种人权公约就表明了这种决心。

47. 但是, 遗憾的是, 国际社会作出的努力迄今不够坚定, 未能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它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政策是对国际社会的政治理想的挑战, 而国际社会曾宣布要使这些理想具有代表性并加以珍视, 而且它的威望也取决于这些理想的实现。

48. 我国代表团认为, 夸夸其谈的时候早已过

去了，现在国际社会有责任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坚决行动，因为该政权不仅否定尊重人权和自决这些崇高理想，而且继续对南非人民及纳米比亚人民采取镇压和恐怖主义政策，并且屡次对非洲邻国进行侵略，从而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

49. 今天，南非已成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桥头堡。它不断违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从而自我证明了它是毫无理智的，而且还直接无视世界舆论。实际上，它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

50. 我们认为，在铲除种族隔离的祸根并使世界这一地区的人民重新过上尊严而平等的生活之前，南部非洲不可能实现和平。只有国际社会集体作出坚定的努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种族主义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主要是因为那些受益于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掠夺和剥削制度的人给予了支持和援助，这是我们都关心的问题。遗憾的是，在外国既得利益集团和国家的积极支持和怂恿下，南非成功地遏制了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运动并使之遭受挫折。

51. 外部在加强南非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反对种族隔离中心提出的一系列报告以及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5/22/Add.1-3)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些报告对某些国家未能遵守大会和安理会旨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决议深表关切，我国代表团对此具有同感。尽管安理会在1977年11月第418(1977)号决议中规定要实行武器禁运，但是，跨国公司在加强比勒陀利亚的高压统治方面仍在发挥主要作用，它们为它实施军事生产计划提供了经费和技术。

52.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详细论述了某些成员国如何维护，甚至加强与南非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及其他关系，以此帮助继续推行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情况。该委员会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特别报告也揭露了以色列与该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加强合作的情况，国际社会对此极为关注，并且要求采取坚决行动，制止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隔离之间的这种非神圣同盟。

53. 南非日益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特别委员会报告的结论部分充分强调了这一点，并指出：

“种族隔离政权顽固不化的行径在南非造成了爆炸性局势，整个世界都受到了这种局势的影响。”〔见A/35/22/Add.1,第257段〕

如果出现这种爆炸性局势，就会轻而易举地破坏世界和平。

54. 我们赞同下述建议，即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应当提高警惕，并增强才智，以加强反对与南非进行勾结的法律措施。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世界秩序至关重要的自由平等原则要求各国必须为彻底消除种族隔离而努力。国际社会必须竭尽全力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暴政的斗争。为此，必须严格执行并遵守根据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对南非实行的武器禁运。我国代表团还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安理会现在就该考虑实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必要措施，以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种族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政策。

55. 同时，国际社会还必须向与种族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解放运动提供一切可能的道义和物质支持。支援它们为解放自己的人民和领土而进行的斗争是我们的共同义务。前线国家坚定地参加了这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而且多年来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均遭受了损失。因此，我们还必须具体表示对它们的声援。

56. 今年，我们亲眼看到，津巴布韦在争取实现独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非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和所有爱好自由的国家都为人类尊严和种族平等的事业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毫无疑问，津巴布韦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及其所取得的胜利将会继续鼓舞其他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解放的运动，因为纳米比亚人民正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英勇的斗争。

57. 我国代表团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极大的赞赏。该委员会在克拉克先生干练的领导下，对国际上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已充分注意到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并且完全支持该报告及其特别报告作出的结论和建议。

58. 我们还赞赏特别委员会及其主席在与非洲统一组织进行协商时为召开关于制裁南非的国际会议而进行的努力。在这方面，特别委员会报告所载的建

议[A/35/22/Add.3, 第31段]是正确的,应当受到支持,以期迅速执行大会1979年12月12日的第34/93C号决议。

59. 巴基斯坦一贯全面声援斗争中的南非人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须重述。为了消除种族隔离,也为了使这一残暴制度的受害者获得福利,我们尽管财力有限,仍经常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我们的立场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即维护各国人民的尊严,不论其种族、肤色和信仰如何,并且强烈谴责种族主义。我们支持反对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这是出于我们信仰的永恒箴言所产生的深刻信念。今年5月在伊斯兰堡举行了第十一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会上各成员国强烈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并且重申它们将从经济、技术、物质和道义上坚决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60. 最后,我想援引我们尊敬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最近发表的讲话中的一段话。1980年10月1日,总统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在联合国大会发了言。他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全世界9亿穆斯林的观点,他说:

“南非奉行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少数人统治的政策是违背伊斯兰教和国际道德规范的文字和精神的。我们相信,任何实行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或根据肤色区别对待人的人都会遭到报应。”〔第18次会议,第45段〕

61. 梅嫩先生(肯尼亚):过去几天里,我们再次召开会议,审议反对南非政府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所取得的进展——倘若有的话。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对我们的工作是极大的支持。这份报告清楚地阐述了有关地区的局势,使我们能够明晰地审议有关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我国代表团要借此机会对该委员会主席及其成员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肯尼亚准备支持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62. 有关南非政府种族政策的问题已由大会审议多年。在此期间,大会、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通过了不少决议和决定。然而,在南非,根据人的肤色进行的迫害和压迫仍然十分严重。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为了能够继续对南非黑人实

行歧视、隔离和剥削,制订并采取了一些法令和措施,其最终目的是要使黑人永远处于屈从的地位并听凭白人少数异想天开的摆布。这一切已造成完全无视人权、人的尊严和平等的情况。

63. 数年来,这些邪恶的法令和措施已经发展成一种政治体制,人们称之为种族隔离政策。为使南非放弃这些法令和措施而进行的努力没有成功。该政权的官员们说,他们已经采取积极措施来消除这一体制的阴暗面,这些话只不过是帮助该政权千方百计地欺骗国际社会而已。

64. 继续实行这些种族隔离政策是违反宪章原则的,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却决意明目张胆地无视这些原则。同样,它决意无视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此外,该政权还无意理会或尊重十分强烈地反对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世界舆论。

65. 种族隔离制度的残暴是无止境的,在这一制度下,该地区的黑人仍然遭受着非人的待遇。而对这样一种制度,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不能不与它进行斗争,不能不迅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它铲除。

66.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努力谋求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应当采取果断措施,确保进一步支援南非的解放运动,向它们提供进行更加有效斗争所必需的一切手段。我们必须要求释放目前在南非监狱中遭受煎熬的所有自由战士和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采取另外一些措施,反对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保持政治、外交和领事关系以及其他正式关系。

67.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尽管南非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可是有好几个联合国会员国仍然与南非保持正式关系,其中有的会员国还在向南非出售并运送各种武器、弹药和军用车辆。此外,还有一些会员国无视安理会关于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正在核军备领域与南非进行合作。我们要借此机会提醒它们,南非在军事上的巨大需要主要是它内部的局势引起的,而它所推行的镇压性的种族隔离政策则是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目前国际社会已宣布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因此,我们呼吁所有与南非有上述关系的会员国审查并断绝与南非的这种关

系，不再与该政权进行任何交易，直到它废弃种族隔离制度为止。

68.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肯尼亚政府和人民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众所周知的立场。我们认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关于保护并尊重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的条款的。南非的情况正是这样，因而和平与安全不断受到威胁。实际上，不久前，南非局势已经明朗化。被压迫者的子孙为反对不能接受的种族隔离政策举行了示威游行。国家机器采取越来越多野蛮的暴力行动和屠杀手段来对付这种活动。此外，它还多次丧心病狂地对邻国进行侵略性袭击。这种局势已经成为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应当立即采取补救行动，以免它发生爆炸，从而给犯罪者和无辜者都造成巨大损失。我们要求充分执行世界人权宣言，认为这是使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从而确保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唯一可靠途径。

69. 我们要求所有会员国采取行动同南非断绝现有关系，不要在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与该种族主义政权建立联系；最大限度地推动人们公开揭露种族隔离的罪恶并促进为铲除种族隔离而采取的国际行动；向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和南非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政治的、人道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通过采取反对与该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文化和体育交流的措施进一步孤立南非；谴责有关班图斯坦的政策，拒绝承认在南非建立的班图斯坦，以及禁止在经济、军事和核方面与南非进行合作。我们将永远强烈反对南非政府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70. 主席：按照大会在1980年9月19日作出的决定〔第3次会议，第109段〕，我现在请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代表发言。

71. 易卜拉欣先生(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不仅是该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和所取得进展的记录，而且也是一把尺子，国际社会可以用它来衡量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无视联合国的决定和决议达到了何种程度。正如我们在其他场合所说的，某些国家继续在经济、军事、外交和其他方面支持该种族主义政权，从而使它更加顽固不化，这种情况仍然是我们时代难以解决的问题之

一。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也是一种尺度，国际社会可用它来衡量民族解放运动在谋求实现使阿扎尼亚全体人民获得自由和公正的目标方面取得了多少进展。

72. 自1980年4月初以来，阿扎尼亚——即被占领的南非——的黑人进行了越来越强烈的抵抗。最初，黑人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向黑人提供劣等教育制度，以此作为它那使黑人数众多永远处于屈从地位的计划的计划的一部分。不久，这种抗议活动便发展成为有学生和工人参加的全面的民族起义。

73. 4月，好望角西部所谓的有色人学生举行罢课抗议种族隔离教育，这一行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其他地区，并得到被压迫人民其他阶层，即非洲人和所谓的印地安人的支持。尽管索韦托大屠杀发生之后取消了关于应使用南非荷兰语教授某些课程的要求，但是，用于黑人教育的经费与用于白人教育的经费仍有差距，因为白人享受的是免费义务教育。尽管白人只占总人口的18%左右，但是，他们获得的现金收入却占全国现金收入的76%。黑人教师的工资与其白人同行的工资也仍然存在着差距。

74. 学生举行的罢课得到家长的支持，这些家长不仅参加了该国各地区召开的社区会议，而且还建立了家长委员会，以使用家长的呼声来加强学生的呼声。

75. 1980年6月底，南非各省的黑人学校均受到这些罢课的影响。由于学生们采取的行动，5所面向黑人的受隔离大学中有4所已停课。1980年6月6日的英国周刊《新政治家》刊登了一篇题为“反抗的新阶段”的文章，其中指出：

“最近，学校发生的骚乱迅速加剧。4月底，开普敦的有色人(混血)学生举行了罢课，在该城镇黑人住区的非洲学生也采取了这一行动，以示同情。约翰内斯堡的有色人和亚洲血统的学生几乎立即举行罢课，纳塔尔的这类学生也很快加入了这一行列。……纳塔尔地区的非洲人学生无视加特沙·布塞莱齐酋长发动的强大的民族文化解放运动，也举行了罢课。南非荷兰人居住的中心地带、巴托的布隆方丹黑人城镇，周末黑人与警察发生冲突，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上星期三，警察在开普敦打死两名儿童。”

76. 新闻媒介故意贬低最近在阿扎尼亚掀起的黑人反抗浪潮的强大声势,继续宣扬下述观点,即罢课活动正逐渐停止,这是因为P.W.博塔总理采取了和解态度。此外,南非白人把持的新闻媒介千方百计想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象这不是全体黑人学生——即阿扎尼亚被压迫民族各阶层的学生——举行的罢课,而只是有色人学生举行的罢课。新闻部门甚至说,“非洲人”学生没有支持罢课。

77. 南非新闻媒介在报道学生罢课情况时出现的这种倾向受到好望角黑人周刊《穆斯林新闻》的批评。该周刊的发行量有了很大增加,原因在于:它在许多有关黑人的问题上,如在根据集团住区法强迫居民迁移的问题上,采取了进步的立场,而且它还以同情的态度确切地报道了索韦托动乱以及自1976年以来发生的其他动乱。它指出:

“尽管报纸力图说明主要是有色人学生仍在举行罢课,但是,白人控制的新闻媒介却极力贬低开普弗拉茨以外地区的黑人学生所发挥的作用。导致罢课的不满情绪是所有黑人学生都有的。黑人学生拒绝接受充满劣等内容的教育计划。他们要求制订一项培养所有学生的教育计划,而不是带种族主义色彩的教育计划。这一要求是正当的。

“十分明显,该政府并没有从1976年所发生的事件中吸取任何教训。学生与国家之间之所以发生冲突,不仅仅是因为企图把南非荷兰语定为教育媒介,还因为通过的法律普遍带有歧视性。罢课的原因是相同的。学校设备不足,缺少课本。这些事例都说明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人如何受压迫,而法律却保护拥有表决权的人……实际上,学生们所要求的正是所有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人一贯要求的,这就是平等权利。”

78. 从《穆斯林新闻》上援引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尽管学生举行的罢课主要是针对南非的教育制度,但是他们始终声明,他们的斗争是为在被占领的阿扎尼亚实现全国解放和自治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一个学生刊物《南非全国学生出版联盟》在一篇社论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不平等的教育是为了使人做好受剥削的准

备。罢课的学生发表的一些小册子的内容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很明显,学生们对教育的抨击实际上是对更加广泛的剥削结构的抗议……”。

79. 材料黑人领袖和教师都指出:“材料说明,学生与家长之间并不存在代沟,学生所进行的斗争受到他们父母的充分支持。其中一个原因是,从一开始,学生们就开展了大规模的运动,以“教育”他们的父母懂得他们的不满与要求的性质。正如《南非全国学生出版联盟》所指出的:

“与1976年和1977年举行的罢课不同,学生们表现出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明确的方向。从一开始,罢课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第一批学生举行罢课的前一周,有人在有色人事务部温伯格办事处门外贴了一些标语,上面写着这样的话:‘我们的父母被迫做工,因为面包已经涨价。课本不免费。房租等费用上涨。他们没有发言权。请声援工人、学生和家長吧。’

“学生领袖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学生们才都始终声援他们的父母——工人,而且提出的要求和对教育制度进行的抨击还包括这种对工人和家長表示声援的言论。”

80. 例如,在好望角,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家長参加了5月初在开普敦、索尔特河和阿斯隆举行的家長-学生会议。家長们大力支持黑人学生所采取立场,即继续举行罢课,直到政府具体表明它将恪守P.W.博塔总理作出的保证。好望角西部创办的一份非赢利性社区简讯《草根》作了如下报道:

“好望角西部居民,从斯科茨克卢夫到斯泰伦博希,从古古莱图到欧申维尤,对罢课反对种族主义教育的学生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声援,以支持他们的行动。

“整个半岛乃至斯泰伦博希和帕尔都举行了会议。数以千计的人参加了由学生、当地教会、公民协会、青年团体和其他组织召集的会议。

“所有会议都表示支持学生们的抗议行动。”

81. 在年中假期过后并在比勒陀利亚政权提出让黑人学生注册报到的要求——一种旨在驱逐所谓鼓

动者的措施——之后，学生们继续举行罢课，致使好望角东部和西部的学校长期停课。1980年9月12日，著名记者帕特里克·劳伦斯在发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一则电讯中写道：

“由于学生罢课，伊丽莎白-埃滕哈赫港地区的黑人学校已经长期停课。受罢课影响的地区作出停课决定的理由是，举行罢课的学生利用校园作为集会地点，进行政治性‘煽动’。但是停课比封锁黑人青年的集会地点更厉害。这将迫使其他地方重视教育的黑人家长劝说他们的孩子返回学校，以阻止他们自己城镇的学校停课。”

“最近，金伯利附近的黑人城镇加莱谢韦镇开始发生动乱，这是因黑人学校的学生‘侵入’白人住宅区引起的。112名黑人青少年，其中大部分是女孩，因公开进行暴力活动而被捕。他们中许多人进入白人区似乎是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设法在白人的郊区住宅藏身。”

82. 9月中旬，在好望角东部的黑人城镇，在西斯凯班图斯坦以及好望角西部的兰加、尼扬加和古古莱图镇再度发生了暴力事件。在西斯凯班图斯坦的惠特西地区，在警察不断干扰正在举行罢课的学生之后，黑人学生用石块将一名警察打死。反过来，警察又开枪打死一名学生并且逮捕了另外许多名学生。

83. 在好望角西部的古古莱图镇，警察还开枪打死一名16岁的黑人青年，并打伤另外4名。此后，警察在夜袭中拘留了两名黑人家长行动委员会的成员。该行动委员会代表开普敦郊区3个城镇即兰加、尼扬加和古古莱图的黑人家长。它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拘押它的两名成员的行径。

84. 由于抗议对被压迫的黑人多数进行劣等教育的黑人学生举行的罢课不断升级，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被迫在几个中心地区，包括象阿德莱德、西维多利亚和奥茨胡恩这些小地方长期关闭了学校。

85. 由于这些黑人学生进行的政治活动，学生与工人结成了十分有效的联盟，这一点在工人和汽车司机举行罢工期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行动是与学生的罢课同时进行的。1980年5月21日星期三，继800

名举行罢工声援其他黑人工人的工人被开除之后，好望角西部肉类加工工业的黑人工人举行了罢工。学生和工人呼吁大家抵制牛羊肉。这次抵抗活动也是黑人居民进行的。现援引1980年6月1日《星期日快报》的如下报道：

“〔学生罢课后〕很快开始兴起的罢工浪潮也在蔓延，星期二第一次席卷金矿，当时斯蒂尔方丹金矿有4500名黑人矿工举行罢工，开始发生骚乱。警察从直升飞机上向矿工投掷催泪弹。”

“由此可见全国骚乱的情况。警察力图做得比1976年索韦托动乱期间克制一些……但是，他们的人力和物力十分紧张。他们必须将过多的精力长期投入某些地区，他们开始表现出厌倦和紧张情绪。”

86. 1980年6月至8月初，国际报刊广泛报道了阿扎尼亚黑人工人的罢工行动。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经济问题是罢工的主要原因，但是工人们经常在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同时，还要求承认工会和恢复被开除的工人伙伴的工作。

87. 黑人工人举行的罢工是被占领的阿扎尼亚黑人更加广泛的加强反抗白人统治的活动的一部分。据纳塔尔大学工业社会学讲师罗伯·兰伯特说，所有主要工业中心的大约5万名黑人工人发动了一次南非劳工史上最持久和最坚决的反对剥削制度的运动。

88. 自1973年发生罢工以来，同任何行业的纠纷相比，好望角肉类加工工业和约翰内斯堡市政工人掀起的罢工浪潮对工人产生的影响更大。

89. 近年来，特别是1973年和1974年掀起的工潮在全国迅速加剧后，黑人的工资有了增加，但是目前通货膨胀率达到17%左右，从而使他们工资的购买力下降了。1980年，非熟练黑人工人月平均工资为47美元，其实际价值比1973年同类工人月平均工资大约少5%。

90. 经济问题并不是目前工人举行罢工的唯一原因。黑人工人一直要求承认他们的工会。继1973年和1974年工人举行罢工之后，立即出现了独立工会运动，尽管黑人工会没有得到承认。正是这个独立的工

会运动主要负责组织工人并且干得十分成功，它激怒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1974年维哈恩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之一^④是，应当允许黑人工会注册，以便于政府加以控制。随之制订的法规允许注册的条件极为苛刻。

91. 14个独立工会组成了南部非洲工会联合会，这些工会在全国未注册的工会中是最活跃的。当警察在好望角西部打死至少60人之后，该联合会的一个分会——具有战斗性的汽车、橡胶及有关行业工人联合会于6月中旬组织了一次罢工。在南非所谓汽车畅销的时候，这次罢工使好望角东部的汽车工业陷于瘫痪。大约有16个汽车和汽车零件厂（有些归美国所有）受到罢工影响。工会最终使工人的工资增加了20%。

92. 逮捕、拘留、禁令和其他恫吓手段都未能吓倒黑人工人，他们进一步采取了罢工行动，尽管这种罢工在南非是非法的。7月，一个工地发生工潮，使工程停顿，随之使南非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第3号焦油厂1.8万多名黑人工人被暂时解雇了几天。工人们抗议军队进行骚扰。6月，在游击队发动了破坏性袭击之后，这支军队被派到该厂加强治安工作。工人们还怀疑，一位死得不明不白的工人伙伴是被军队打死的。

93. 7月，其他地区的黑人工人也采取了罢工行动。金伯利德比尔斯钻石矿600名谋求增加50%工资的黑人工人在举行罢工之后被解雇。约翰内斯堡附近一家造纸厂的340名工人举行罢工后，工资提高了15%，增加到每小时1.17美元。同样，约翰内斯堡500名普特科公共汽车工人举行一天罢工后，工资提高了15%，每周增加到67美元，而且他们的工会也得到了承认。

94. 最近，约翰内斯堡1万多名黑人市政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恢复罢工后被开除的1350名发电站工人的工作并承认他们的工会——约翰内斯堡市政黑人工会。约翰内斯堡白人市政委员会采取野蛮行动，开除了1500名工人，而警察则逮捕了被开除的工人并将他们遣送回班图斯坦，从而破坏了罢工。未

被承认的约翰内斯堡市政黑人工会领导人约瑟夫·梅维先生受到拘押。警察表示，他们正在根据暴乱集会法和破坏法调查对他的指控，破坏法规定的最严厉的惩罚是处以死刑。

95. 显而易见，工潮有可能在南非扩大，并提高黑人工人的政治水平和组织水平。但是，政治化和组织化是不会自行实现的，必须由民族解放运动来进行这项工作，它必须正确地领导和指引工人运动。

96. 大多数黑人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他们越来越朝气蓬勃，信心百倍，已经开始显示出他们的力量。不仅如此，民族解放运动还致力于武装斗争，以此作为争取阿扎尼亚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和实现自决的主要斗争形式，这一切都给白人少数造成了压力。游击战已在南非展开，尽管在现阶段这种战术对大部分白人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它已呈现三种形式：袭击白人区，设法除掉黑人中的败类，以及解放运动游击队深入农村地区。

97. 1977年9月，前总理约翰内斯·沃斯特在访问一个反恐怖行动训练中心时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城市的恐怖活动将继续存在”。60年代初期，在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取缔之后，第一次发生了城市暴力行动——当时这种行动的矛头一般是针对财产而不是个人。但是，这个阶段以绞死一名在约翰内斯堡车站安置一颗炸弹的白人里查德·哈里斯而告终。1976年12月，一个名叫艾萨克·塞科的黑人开创了城市暴力行动的新阶段，当时，他进入约翰内斯堡卡尔顿中心的一家白人餐馆，用炸药炸伤了好几个人。这类事件在全国好些地区都有发生，但没有一起使人丧生。声名狼藉的前安全部长吉米·克鲁格公开警告说，大批离开该国接受游击队训练的人目前正返回国内，警察正日夜对他们进行监视。

98. 1977年6月，当3名手持自动武器和手榴弹的游击队员在约翰内斯堡被发现后寻求庇护时，打死了两名仓库管理员，打伤了另外一名。据报道，自那时以来已发生20多起爆炸事件，包括约翰内斯堡卡尔顿中心发生的那起事件，那一次有好几个白人受伤。在这些事件中使用了汽油弹和炸药。

99. 被袭击的黑人包括警察、在象城市班图委

^④见《劳工立法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第一部分，R.P. 47/1979（比勒陀利亚，政府印制局）。

员会这样由政府建立的机构中服务的人以及被怀疑告密的人，其中一些人已经被杀。1978年7月初，一位名叫奥凡·查菲的黑人侦探在走进他在索韦托的住宅时被枪打伤致死。1977年，他逃脱了汽油弹的袭击。当南非警察发现使用的武器是俄国造的托加列夫自动手枪时，他们极为忧虑。据南非通讯社报道，有两名非洲爱国妇女受到监禁，她们用燃烧弹烧毁了“泛非主义者大会贝瑟尔18”案件审讯中一位官方证人在索韦托的家。其他的新闻媒介报道了另外一些审讯中的同样证人被清除的情况。1980年5月25日，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作了如下报道：

“10多名安全局的便衣打入〔南非和〕国外的一些组织后被暗杀。”

100. 1978年4月，保安警察长布里格迪尔·C. F. 齐茨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次证实，农村地区出现了恐怖活动。他说，在莫桑比克边界附近的德兰士瓦东部，游击队和南非警察之间已经发生了多次枪战。不久，他宣布，在德兰士瓦东部的法拉博瓦将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现援引记者采访布里格迪尔·齐茨曼的报道：

“人们不应认为这是最近才出现的、可以用简单方法解决的现象。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很久了，而且比人们所认识的还要复杂。目前，我们正在采摘那些60年代逃离这个国家的人多年劳动的果实。他又说，最近，游击队的活动有了很大的加强，部分原因是，南非邻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目前游击队正在离国内更近的地方得到训练和支援。但是，他说，这些游击队并不想同南非军队交战，因为怕因此而使它们的东道国为难。同所有游击运动一样，它们宁愿将它们的活动扩大到尽可能广泛的地区。”

101. 南非警察在南非边界形成了强有力的包围圈。正如1978年4月28日的期刊《中肯》所报道的，布里格迪尔·齐茨曼说，“这再不是什么儿戏了，我们正面临一场更大规模的大屠杀”。他说，迄今为止，根据安全法，已有大约2200名“潜伏的恐怖分子”受到审判。350多名恐怖分子被判处2年以上徒刑。

102. 在电台对前公安部长J. T. 克鲁格进行采

访时，他宣称，保安警察已经逮捕了23名国外派来的泛非主义者大会里进行渗透的恐怖分子。他说：

“恐怖分子正在进行心理战，以动摇人民对国家的安全措施和安全部队的信心。”

这些话载于南非广播公司1978年11月20日的“周末新闻阅览室”上。在同一个周末，克鲁格告诉电视台记者泛非主义者大会，在1978年6月至7月召开的阿鲁沙协商会议之后，“发动了两次代号分别为‘回老家’和‘开幕戏’的暴动”。他又说：

“因此，〔白人〕公务员应当参加公民武装或警察后备队等防御组织。”

103. 南非边界一带的缓冲国的分崩离析对解放运动是极大的支持，这是事实，但能否在阿扎尼亚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还取决于国内地下运动是否具有组织性和决心。参加在阿鲁沙召开的重要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协商会议的代表团认为，1976年举行的民族起义为加强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的主要因素是广大的学生组织。约翰内斯堡的索韦托学生代表理事会、开普敦的青年同志运动以及全国性的南非学生运动——这三个组织均于1977年10月被取缔——的老成员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从而给这一运动增添了新的生气，并且增加了国内抵抗力量与基地设在国外的那些运动顺利地齐头并进的机会。

104. 协商会议根据泛非主义者大会老成员的经验，并结合1976年暴动造就的那些干部获得的新经验，制订了行动方案。正如克鲁格本人所承认的，由于从现实出发认识阿扎尼亚的具体局势，才使这项方案得以迅速实施。

105. 南非军队已经看到，一个又一个国家的革命力量如何最终战胜了装备精良的镇压部队并夺取了政治权力。然而，白人居民却希望南非多少能成为一个例外。

106. 南非在受到国内和本地区的压力的同时，也受到国际社会不断加强的压力，这是因为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开展运动，要求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该政权实行强制性的经济制

裁,理由是:南非种族隔离的永久化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主要西方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和西德——反对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这不仅因为它们在南非有经济利益,还因为它们需要战略原料。罗特伯格的观点表明,西方是反对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他认为:

“……美国和英国的压力集团所设想的在贸易和金融上进行的全面抵制,不符合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抵制南非的锰、钒、铬和铂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伤害要比对南非的伤害严重得多。”

107. 尽管纳戈尔斯基承认英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严重依赖南非,但是他也不同意下述观点:由于南非的矿物对西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经济制裁是行不通的。他认为,如果能周密计划并具有政治意愿,就可以找到获取战略原料的其他渠道。

108. 对美国和西欧设在南非的跨国公司来说,沙利文原则和欧洲共同体的行为守则是对要求进行经济制裁的压力的答复。用来为继续与南非保持经济关系进行辩解的论调是,跨国公司主张实行公平就业的做法将会破除种族隔离制度。这种论调的荒谬之处已被不少人分析过了。正如前参议员迪克·克拉克所指出的,“美国对南非进行投资的实际效果就是加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自给自足程度。”

109.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中心也开始动员各国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1980年6月30日至7月3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筹备会议,并计划于1981年召开国际制裁会议。

110. 与要求实行经济制裁的运动紧密相联的是日益高涨的要求撤回在南非的外国投资的运动。例如,在美国,由于学生和反种族隔离组织发动了撤回投资的运动,一些大学已经撤回或卖掉了它们在那些对南非进行投资的跨国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股份。这些大学包括享有盛名的纽约州康内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大学5个分院,还有其他数以百计的大学也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111. 1978年11月,1300多名代表在支持解放南非的东北联盟的主持下在纽约大学举行集会,以协调

有关撤回投资的运动和其他声援工作的战略。前美国驻加纳大使弗兰克林·威廉斯指出:“自越南战争以来进行的一场最明显的社会抗议运动正从东海岸至西海岸加速展开……,以迫使美国公司撤出南非。”

112. 比勒陀利亚政权注意到,反对美国对印度支那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难以对付的运动是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和西方其他地方展开的。实际上,南非设在这些国家的宣传机构正在用花言巧语对大学和中学大肆进行种族隔离宣传。由于投资收益率很高,而这又与剥削未加入工会的黑人劳工有关,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西方公司不可能从南非撤走,但是上述行动可能从根本上迫使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富有意义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如果非洲国家对在南非进行投资的跨国公司采取惩罚措施,那也将是对在西方国家开展的撤回投资运动的支援。例如,尼日利亚已经发出通知说,它要将在南非进行投资的外国公司列入黑名单。

113. 在伊朗新政府作出禁止向种族主义政权出售石油的决定之后,向比勒陀利亚供应的石油减少了91%,这促进了要求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运动。罗特伯格对伊朗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影响作了如下描述:“1979年,由于伊朗断绝石油供应,使大多数白人消费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购买的汽油每加仑售价2.45美元,这在世界上是最昂贵的。车速限度降低了,周末弄不到汽油。”南非政府急忙制定法律,禁止公布有关目前石油供应情况或今后石油来源的任何信息。

114. 1978年,伊朗国王倒台之前,两位英国调研人员马丁·贝莱和伯纳德·里弗斯完成了一项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即南非易受石油禁运的影响,因此实行这种禁运是有效的。他们预测,南非1978年的石油储存只能维持2年零6个月,远在储存的石油用尽之前,就会出现巨大的经济混乱。他们的预测表明,关于有5年石油储存的说法是不真实的。要储存这么多的石油,就需要按1978年的油价用99亿美元购买6.2亿桶石油。

115. 南非出现的石油危机不仅影响了民用运输、工厂、矿井和农用工业,而且还严重影响了保安

部队——警察及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活动。为在陆地和海床勘探石油而进行的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投资迄今证明是毫无收获的。南非拥有非洲已知的最大煤藏量，这是人所公认的。几十年来，它一直以高昂的代价力图通过把煤转化成油以满足本国对石油的需要——在这方面，它最近得到了总部设在洛杉矶的弗卢奥公司的大力援助——尽管如此，到1982年，它也只能满足国内所需石油的13%。政府资助的杂志《中肯》公开承认，南非不得不依靠秘密手段来获取石油。

116. 今年3月14日至16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关于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国际讨论会，6月18日至28日在自由城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对南非实行严格的石油禁运〔见A/35/463和Corr.1,附件一〕。已经任命一个专家委员会来审查如何有效实施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的石油禁运问题。

117. 白人官方机构内部仍在就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顶住这些压力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辩论，主要代表白人工人和农村白人居民的南非荷兰人统治阶层与代表资本家阶级的讲英语的反对派之间昔日的对抗已大致消除。今天的主要矛盾是在两种人之间产生的。一种人认为，只要黑人仍然被剥夺权利，压力就会始终存在。另一种人认为，除了不允许实行多数人统治之外，满足黑人的某种愿望对确保白人的统治是必不可少的。第二种人可称为强硬派，即那些主张支持进一步强化白人统治和无视一切压力的人。尽管这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中存在着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始终是次要的。例如，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哈里·奥本海默和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中的“开明”派皮特·库恩霍夫博士都认为，为了防止黑人进行革命，有必要实行变革，但是他们对改革的性质和进行这种改革的方法有分歧。然而，他们一致赞成使各种形式的白人统治永久化这一最终目标。

118. 在该政权应付国内要求变革的压力的过程中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出现的这种分歧是很明显的。“使种族统治现代化”（引用加拿大社会学家赫里伯特·亚当博士的话）和加强镇压的企图就具有这一特点。

119. P.W.博塔作为沃斯特的继承人当选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领袖和总理预示着口头高喊改革的时期已经来临。博塔对白人的告诫具体说明了这一点，他说，他们“不适应这种情况，就是走向死亡”。根据这种论点，他开始实施旨在继续保持白人统治的“总战略”。这个战略的设想是：在某些领域取消种族歧视，让黑人参与经济活动，以期促成一个对资本主义有着浓厚兴趣，因而对保持现状也有浓厚兴趣的黑人中产阶级，并建立旨在促进政府与它所选择的黑人进行合作的结构。罗特伯格在《对外政策》1980年春季一期发表的一篇题为“博塔统治下的南非：多么深入的改革”的文章中对此作了如下描述：

“博塔希望鼓励为黑人提供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以消除妨碍他们在工业领域获得发展的阻力，拆除妨碍黑人在黑人城市加强黑人的商业权力的障碍，并鼓励普遍限制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歧视性做法。博塔的经济顾问西蒙·布兰德最近提出了下述意见：

“‘如果我们想要黑人接受自由企业制度，捍卫这一制度并将它作为他们自己的制度，就必须允许黑人充分参加这个制度’。”

120. 该政权所设想的改革旨在给黑人设立一种形同虚设的权力，而控制权却仍在白人手中。在这方面有一个例证完全能说明问题：政府任命的委员会提出了制宪提案，而接受这些提案的却是只由白人组成的议会。其中建议取消只由白人组成的参议院，由被任命的60名成员——包括所谓的有色人、亚洲人、中国人和白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取而代之。总统委员会完全是一个咨询机构，而且它所发表的意见也只限于那些政府向它咨询的问题。

121. 总统委员会的设立遭到了黑人的拒绝以及黑人住区内被邀参加该委员会的其他居民，即所谓的有色人和印度人的拒绝，他们的理由是，该委员会实际上是要排斥当地居民。此外，黑人已经认识到，设立这种新机构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非种族主义民主国家，而是要扩大“白人的霸权”——这是援引约翰·F.伯恩斯在1980年6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的说法。汉弗莱·泰勒在1980年6月10日

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对黑人拒绝接受总统委员会一事作了评论。他说：

“显然，政府担心的是，在它建立咨询机构后，可能任何举足轻重的人都不准备参加，而且还会象国民党企图用毫无权力、形同虚设的机构来满足黑人的愿望那样，遭到惨败”。

122. 总的来说，该政权在实行它制订的计划方面未能赢得黑人的合作。这是由于过去十年中黑人的政治活动已经激进化，它拒绝接受目前的改革，认为这种改革规模太小，为时过晚。不仅如此，黑人在不到10年中已经目睹了建立在非洲的葡萄牙帝国的崩溃以及南非北部边界的白人少数政权的垮台，从而导致在南部非洲出现了三个由黑人多数统治的国家，即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现在再次援引罗特伯格在《对外政策》上所作的如下评论：

“……博塔的战略有可能取得有限的成功。这一战略可以给非洲人带来实际利益，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仍然太少，也太迟了。使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种族隔离实现适度的现代化再不可能使非洲人感到满意了。他们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可博塔对此还不愿作出让步。

“畅言无忌的黑人……要充分参与政府工作。他们要在影响他们生活及其子女命运的问题上享有发言权”。

123. 博塔尽管承认为“防止黑人进行革命”有必要实行改革，但又极力向他的白人居民保证，他不准备使白人丧失权力。因此，在他大讲安抚的漂亮话的同时，却在进行逮捕和拘留，并制订镇压性的法规。例如，当“有色人”工党请求给予所有南非人以平等的公民权时，他愤怒地答复道，在南非，永远不会实行“一人一票”的做法。他对要求释放在罗本岛服无期徒刑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的运动作了同样的答复，他说，曼德拉永远不会被释放。

124. 博塔对“有色人”学生举行罢课的最初反应是承认他们的不满是正当的，他保证对他们不满的原因亲自进行调查。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大批逮捕黑人积极分子；根据南非提供的材料，估计被捕人数已达近2000人。

125. 根据暴乱集会法，禁止一切聚会。为了预防人们举行任何纪念1976年索韦托惨案的活动，甚至连10人以上的一切聚会，包括追悼会和纪念会，都一律禁止。

126. 警察禁止举行会议的做法遭到黑人的蔑视。他们将6月16日视为神圣的日子。在索韦托镇，黑人青年举行了示威游行，警察残暴地将他们驱散，用警棍殴打示威群众，还放出法国狼狗乱咬许多黑人青年。然而，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好望角西部所谓的有色人居住的城镇。警察在开普弗拉茨附近的埃尔西斯里弗、泰格伯格和其他城镇施行了一周的暴力，用枪打死了大约60人。22岁的记者朱贝达·贾弗小姐极为准确地报道了警察恣意施行暴力的情况，因而违反国内安全法，于8月20日被拘押并且受到单独监禁。她被从开普敦转移到伊丽莎白港，来到杀害史蒂夫·比科、乔治·博萨和其他黑人领袖的保安警察所在地桑拉姆大楼。埃里克·马斯登在1980年6月22日的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对开普敦发生的暴力事件进行了评论，他写道：上星期二发生的暴乱表明，有色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极点，以致这群一贯爱好和平的居民就要采取暴力行动了。

127. 已经制订法律，规定未经警察同意公布被拘押者的姓名是非法的。这项法律的效果是，人们完全有可能从社会上销声匿迹。今年6月好望角西部发生劫乱期间，记者被禁止进入警察与黑人发生冲突的地区，唯有经警察厅公共关系管理局“审查”过的当地记者才允许入内。

128. 博塔设想的“南部非洲国家星座”计划部分地承认了该次大陆在地缘政治方面发生的变化，同时也是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解放所引起的要求改革的压力所作的答复。根据这个计划，比勒陀利亚承诺，它将与愿意同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班图斯坦结成经济和军事联盟的非洲独立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并向它们提供援助。

129. 尽管比勒陀利亚提出了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的建议，但是它仍然毫不犹豫地邻国进行侵略，并且对保护自由战士的非洲国家进行威胁。人们亲眼看到，它对赞比亚和安哥拉进行的侵略给这些国家的

财产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同时还夺去了数百名居民的生命。人们还亲眼看到，今年2月，在津巴布韦即将举行选举之际，它对该国进行了干涉，并且威胁说，一旦发生所谓的混乱，它就要进行军事干涉。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如果选举结果不利于傀儡穆佐雷瓦，该政权就要进行干预。

130. 同时，比勒陀利亚一直在训练部队，以便破坏南部非洲邻国的稳定。例如，在安哥拉，比勒陀利亚一直在向萨文比集团，即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叛逆匪帮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以便他们能够对安哥拉人民采取恐怖行动，同时又可用来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自由战士作战。反莫桑比克的军队同样得到了南非的支持。据1980年5月31日的《卫报》报道：

“莫桑比克情报局说，目前，南非在拜特布里奇南部的北德兰士瓦建立了一个训练反政府的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部队的基地。1月停火前，罗得西亚在乌姆塔利附近的一个基地训练了反政府的莫桑比克人，并且定期向莫桑比克境内反政府的莫桑比克人空投食物和弹药等供应品……现在南非已经起到这个作用。

“最近发现南非直升机飞越莫桑比克的乌尼卡省上空，据认为它们连续两次空运物资……第一次飞往莫桑比克东南部的基地，然后进入莫桑比克。”

131. 自津巴布韦的史密斯和穆佐雷瓦政权垮台以来，比勒陀利亚一直在向臭名昭著的塞洛斯特察部队以及穆佐雷瓦近1500人的“私人军队”提供保护。显而易见，比勒陀利亚要雇用这些军队进行颠覆罗伯特·穆加贝同志领导的津巴布韦新政府的活动，其目的是使那些经过多年武装斗争赢得了民族解放的国家难以进行重建工作，同时争取西方反动集团的支持，以使这场冲突国际化。西方宣传家给那些有当地人抵制“共产主义”的新独立国家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或“亲苏派”的标签。根据这些宣传家的宣传，这种抵制行动应当得到西方财政和物质上的支持，因为南部非洲所处的战略位置及其所具有的矿产资源使它成为贸易路线和所谓“自由世界”防线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132. 我们一直力求在发言中表明，过去12个月中，南非局势确实已经恶化。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加强了对黑人多数的残酷镇压，而且还顽固拒绝考虑国际社会关于在该国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要求。该政权已经表明，尽管它口头侈谈“改革”的必要性，但它决心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已被宣布为危害人类的罪行。例如，目前该政权计划让西斯凯班图斯坦实现“独立”，尽管一个考察领土前途的委员会——“鹤鹑”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前英国驻南非大使阿瑟·斯内林先生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罗特伯格教授——发现，90%的西斯凯人赞成在统一的阿扎尼亚内建立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果西斯凯“独立”，那么，不仅这个地区的66万居民，还有居住在南非其他地方的另外140万人，都会在理论上丧失作为南非公民的权利。

133. 上述委员会表明，西斯凯所有2至3岁的儿童中有一半营养不良。协助进行考察的特鲁迪·托马斯博士对他们的境况作了这样的描述：大多数儿童就象干旱地里的玉米那样发育不良。实际上，城镇每10名儿童中，乡村每6名儿童中，就有1名患恶性营养不良症和消瘦症。

134. 最近几周，南非报刊集中报道了严重的旱灾给西斯凯和其他班图斯坦造成的苦难。旱灾扩大到了通常风调雨顺的好望角东部地区和纳塔尔，加剧了班图斯坦农村地区的贫困，但是起先并没有造成问题。可是后来，玉米作物枯死，传统水源枯竭，急需“输入”食品和水。这一切表明，班图斯坦居民正面临严重情况。

135. 作为现代经济支柱之一的流动工人给班图斯坦的农业造成了有害影响，因为这夺走了班图斯坦的壮劳力，普遍扰乱了班图斯坦内人们的生活。纳塔尔大学教授吉尔·纳特拉斯说，“这种情况加剧了非洲……地区的不发达状况。”以下几个有关数字可以说明这些地区不发达的程度：城市黑人的收入为农村黑人收入的近4倍，根据比勒陀利亚经济调查局的材料，班图斯坦的人均产值低于几乎所有10个独立的非洲国家的人均产值。而且，在特兰斯凯，1000名婴儿中死亡婴儿占240名，相形之下，每1000名城市黑人婴儿中死亡婴儿占60名，白人婴儿只占12名。

136. 该政权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同时, 还根据镇压法采取了拘押、取缔和驱逐的办法, 美其名曰这是为了“国家安全”。正如我们指出的, 过去12个月中, 抵抗活动得到了加强, 该政权的反对派领导人因而被驱逐。例如, 75岁高龄的老战士海伦·约瑟夫以及黑人觉醒运动领导人, 如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前主席柯蒂斯·恩康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范亚纳·马齐布科, 都已被驱逐。反对体育领域实行种族主义的人, 如非种族主义的南非体育委员会的 M. N. 帕塞先生, 受到了干扰和恫吓; 实际上, 在他动身前往纽约与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中心举行磋商的前夕, 他的护照就被没收了。

137. 该政权采取的顽固立场引起了黑人的反抗, 从而爆发了低烈度的内战: 黑人居民采取了大规模行动, 一方面, 工人举行罢工, 学生举行罢课; 另一方面, 民族解放运动也组织并协调一致地进行了武装斗争。

138. 我们一直力求表明, 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通过不断对邻国采取侵略行动来维持南非的种族隔离的作法, 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这种侵略有两种形式, 即实际进行军事侵略, 如轰炸安哥拉和赞比亚, 这两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不断受到该种族隔离政权的侵犯。另一种侵略形式是培训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匪帮, 以便破坏邻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稳定。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同样不断受到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

139. 人们普遍认为——而且我要特别强调——预防比治疗更有效。在这方面, 我们泛非主义者大会要在这里着重指出, 尽管过去20年来国际社会就如何消除种族隔离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辩论并且普遍谴责种族主义哲学, 但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盟友仍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图谋灭绝这一部分人, 提倡这样做的人把这部分人视为低下的人或牛马。

140. 人们普遍认为, 去年下半年, 南非种族主义分子在南大西洋进行了一次试验。轨道卫星将这次爆炸拍摄了下来。从那时以来, 人们对这究竟是不是一次原子爆炸的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我们泛非主义者大会始终在收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情报。我们得到的

情报证明, 实际上, 这是南非种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南大西洋进行的一次中子弹爆炸试验。

141. 泛非主义者大会在提请大会注意上述情况的同时, 要求国际社会支持阿扎尼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自决的斗争,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的经济制裁——而且我们认为, 20年后的今天正是这个世界组织尊重自己宪章的时候——要求外国立即撤走对南非进行的一切投资并禁止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一切银行贷款; 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反对种族隔离中心提供的研究报告表明, 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 禁止一切航班往返南非并且禁止南非的航班往返于属于联合国会员国的任何国家; 停止与南非进行的一切核合作并加强武器禁运, 以便防止诸如某些西方公司采取的那种违犯行动; 要求停止在文化和体育方面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建立的一切联系并要求释放南非所有政治犯和被拘押的人, 以及取消对那些目前被禁止活动、流放或软禁的人的一切限制。

142. 这些是我们向大会提出的最低要求, 但是我还要强调指出, 我们一贯认为, 实现解放的任务必须由被压迫人民亲自来完成。被压迫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 最终会实现他们所渴望和珍视的自由目标。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回避的责任。但是, 正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阿尔及利亚和津巴布韦人民进行的成功斗争所表明的, 国际社会可以发挥重要的援助作用, 因此, 我们向它发出这一呼吁。

143. 尼库林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合国大会自第一届会议以来一直在审查南非的种族歧视问题。联合国经常谴责南非当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认为这种政策是危害人类的罪行, 是与人权、人的尊严和宪章的原则不相容的, 而且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侵害。

144. 但是, 今天南非的局势尤其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愤慨和关注。比勒陀利亚政权已将种族隔离作为一种国策和意识形态, 继续大肆践踏千百万本地非洲人的基本人权。沙佩维尔和索韦托已经成了南非法西斯殖民主义者对该国土著居民进行血腥报复和种族主义袭击的同义词。南非当局在对该国非白人居民实行镇压的时候采取了典型的法西斯手段。数以千计反

对种族隔离的人未经审讯或调查就被投入监狱。和平示威者遭到枪击。爱国者和反种族隔离运动领导人受到被监禁和被判处死刑的威胁。

145. 大会和安理会经常要求停止实行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走老路，继续强化它的种族隔离政策，对该国当地非洲居民加紧实行严厉措施并且继续推行受到联合国谴责的班图斯坦政策。

146. 宣布所谓独立的班图斯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分裂非洲人民和剥夺他们的领土及财产，使建立依赖于并受制于南非当局的毫无权利的领地合法化，并阻止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班图斯坦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它有利于南非和西方垄断公司对本地居民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并能确保这些垄断公司牟取超额利润。

147. 联合国已经对南非在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和温达建立班图斯坦的作法进行了谴责，并且宣布这是不合理的和无效的。联合国敦促所有国家的政府拒绝以任何形式承认班图斯坦，并且采取有效措施禁止在它们管辖下所有的人、公司和其他机构与班图斯坦保持任何联系。我们满意地注意到，除南非外，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这些傀儡实体。

148. 正如前面发言人已经指出的，比勒陀利亚政权还在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尽管安理会和大会要求它结束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但是，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却加强了对纳米比亚，特别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成员的大规模镇压。它越来越积极地强化对该国的军事占领，并且将纳米比亚领土用作对邻近的非洲主权国家进行侵略的集结待运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虚情假意地说，它愿意谋求在纳米比亚实现政治解决，企图以此掩盖上述行径；与此同时，它正企图在该领土建立并加强一个新殖民主义傀儡政权。

149. 毫无疑问，如果南非得不到主要西方国家，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不断提供的全面支持和援助，它就不可能继续推行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也不可能对非洲主权国家进行侵略，而无视联合国的决定和国际社会的要求。维持殖

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南部非洲的这个重要基地有助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长远和自私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这些国家将南非视为种族主义的桥头堡、与独立的非洲进行斗争的基地以及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军事集结待运区和滩头堡。

150. 如果没有西方的支持，该种族隔离政权是不可能存在的。正是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它的军事潜力才继续在增长。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与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合作，南非的核潜力也在发展，这不仅对非洲国家本身构成了威胁，而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构成了威胁。

151. 无须详细叙述主要西方国家及其垄断公司与南非日益进行全面合作的情况，指出以下情况也就足够了。1978年底，外国在南非的投资是270亿美元，南非的对外贸易额为135亿多美元。有一个特点是，南非主要的贸易伙伴是那些在联合国说要继续与南非种族主义者进行所谓对话，从而给了南非政府以可乘之机的西方国家。

152. 西方银行资助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向南非政府提供国际信贷和极为重要的外币是使该政府的军事计划和其他计划得以有效实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仅在1972年至1978年期间，外国银行就向南非提供了158笔总额为55亿美元的贷款。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外国进行的这些慷慨投资，才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得以编制庞大的军事预算；据联合国提供的材料，1973年至1978年，这种预算增加了300%以上，目前占该国预算开支的五分之一。

153. 外国公司在南非的金融系统占有统治地位。正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截至1978年，外国银行控制着整个私营金融部门全部资产的50%，这些资产大部分集中在商业银行”〔见A/35/22/Add.1，第157段〕。这里我们可以提及众所周知的银行，如巴克莱银行和标准银行。顺便说一下，这两家银行在班图斯坦设有分行，而这是违反联合国有关班图斯坦问题的决定的。应当强调指出，金融集团的利益与其客户亦即公司、政府和私人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

154. 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并没有落在银行后

面。它们在南非的电子、炼油、汽车制造和核生产等工业领域发挥着主要作用。南非需要的石油通常是由西方跨国公司,如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加州德士古石油公司、飞马石油公司和法国石油公司提供的。南非的利益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及其在南非的垄断公司的利益之间相互结合的关系是持久而巩固的。保护这些利益的必要性说明了西方国家为何全面支持和援助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在联合国,这些国家的代表阻挠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有效措施,并且公然无视联合国的决定和国际社会的要求。西方国家与南非种族主义者进行的全面合作起了加强种族隔离政权的作用,而且使它能够继续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进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镇压并对邻近的主权国家进行侵略。

155. 必须停止实行可耻的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种族主义者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将该国的一切权利交给由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领导的纳米比亚人民。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应当最终永远停止对非洲主权国家进行的侵略。必须使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摆脱种族主义的殖民枷锁。

156.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大会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有关决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是解决南非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的基础。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国家都严格遵守安理会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实行的制裁,并且确保安理会通过一项根据宪章第七章对该国实行全面制裁的决议。

157.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应当在争取在非洲土地上最后铲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残余的斗争中作出新的努力,以此纪念根据苏联的倡议通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第1514(XV)号决议〕通过20周年。

158. 最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再次宣布,它声援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为反对南非政权的殖民主义及种族主义统治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并且坚信,解放纳米比亚的正义事业必将取得胜利,我们时代最可耻的现象,即南非的种族隔离,必将被消除。

下午1时5分散会。